



将军岭

莫应丰

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I242-217

将军吟

上

莫应丰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作品围绕空军某兵团司令员彭其在十年浩劫中遭受迫害的经历，通过三个将军不同命运的描述，控诉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比较深刻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极其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

作者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塑造了老一代革命者彭其坚持革命原则，与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英雄形象；也刻划了赵大明、陈小炮、彭湘湘等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形象。

作品故事引人，富有生活气息，语言清新，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小说。

将 军 吟（共两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471,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2 $\frac{3}{4}$ 插页5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5,500

书号 10019·2970

定价 2.10 元



作者像

目 录

第 一 章	琴声·歌声·····	1
第 二 章	将军的女儿·····	16
第 三 章	不眠之夜·····	33
第 四 章	夫妻·战友·····	51
第 五 章	私房话·····	67
第 六 章	革命行动·····	80
第 七 章	江部长·····	97
第 八 章	公审大会·····	114
第 九 章	做人难·····	131
第 十 章	能干的女人·····	149
第 十 一 章	小船啊小船·····	167
第 十 二 章	驯牛记·····	187
第 十 三 章	兵临城下·····	203
第 十 四 章	老人心·····	221
第 十 五 章	云吞月·····	237
第 十 六 章	绑架·····	253
第 十 七 章	稚子心·····	268
第 十 八 章	徘徊·····	284
第 十 九 章	斗争会·····	301

第二十章	一梦初醒	320
第二十一章	碎裂的响声	336
第二十二章	海鸥与海	352
第二十三章	狐谋	368
第二十四章	感情·理智	383
第二十五章	善与恶	399
第二十六章	流浪汉	418
第二十七章	风雪除夕夜	437
第二十八章	将军愤	456
第二十九章	悔恨	473
第三十章	一见如故	492
第三十一章	铜像	507
第三十二章	新官	525
第三十三章	热情奏鸣曲	543
第三十四章	密探	564
第三十五章	苦相逢	582
第三十六章	翻云覆雨	601
第三十七章	别墅	617
第三十八章	行路难	634
第三十九章	杀呀！杀呀	650
第四十章	爱与死	665
第四十一章	四面哀歌	683
第四十二章	温泉夜	700
第四十三章	工蜂	717

第一章

琴声·歌声

中国南方有一座新城，已有十多年历史，却较少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这座不出名的新城就叫南隅市。

南隅原是一个天然渔港，后来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看上了这个地方，决定把它建成巨大的海军基地。接着，空军也来了，除了在港湾附近修建了临海机场以外，还把一个高级指挥机关搬到这里来。司令部、政治部、工程部、后勤部、大礼堂、运动场、俱乐部、招待所、军人服务社……空军的和海军的灰色平房和楼房，星罗棋布，占据着纵横数十华里的若干处山洼、平地、海岸边。又根据军事专家们的建议，陆续修建了许多民用工厂、街道和居民住宅区，把军营和民房连成一片。现在的南隅已是一座拥有四十万人口的美丽的海滨城市了！

顺着最宽大也是最繁华的海城大道，驱车往东到尽头，拐个急弯跑一段弯弯曲曲的上坡路，有一座厚实的钢筋混凝土大门横跨在柏油路上。那里每一分钟都站着——一个或两个严肃的哨兵。这就是空军新编第四兵团司令部。

站在大门外，会以为里面是风景区或疗养地，只见洁净的柏油路一直伸进幽深的绿林。就在那绿林深处，那幢青灰色的挂满墨绿色窗帘的四层司令部大楼里，每日在指挥着上千架歼击机和轰炸机进行惊天动地的空中训练。偶尔也有激烈

的空战从旁边的地下指挥所发出命令，机群在看不见的远处腾空而起。

司令员却较少在大楼里办公，要见他需从后门出去，拐进一条更加幽静的小路。那里有一个掩映在绿林底下的小院子，里面是一座很不醒目的两层小楼，四面用高高的院墙围住。整整一个班的警卫战士住在院门旁边的平房里，平房的尽头便是车库。

难道我们误入了音乐家的住宅？怎么从楼上一个敞开着
的窗洞里传出这么响亮的歌声和琴声？听歌声，是属于那种“戏剧性”的男高音，声音奔放有力。为他伴奏的琴声逊色一些，显然是由一个不大熟练的演奏者即兴弹奏的，织体呆板，和声有些乱；不过情绪还可以，随歌声起伏，抑扬缓急大致相宜。

目前整个南隅市到处都是口号声、呐喊声、听不清内容的吵架声，打开收音机也只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样板戏，在这里却听到了另外一种歌声，多么新鲜又多么不协调啊！这是一首从未听到过的新歌，歌词内容听不清楚，但旋律本身的感染力和歌手高超的表现力加在一起，足以使人倾倒。你看那站在小院门旁边的警卫战士，不是已经听得发痴了吗？

歌声终止，万籁俱寂，在淡绿的灯光照耀下，小院子显得有些寒冷，好象是无人居住的。

钢琴手慢慢抬起那双穿着精瘦的黑色皮鞋的脚，无声地松开延音踏键，手肘撑在琴盖上，扭过脸来。原来是她！司令员的独生女儿彭湘湘。就因为迷恋着钢琴，使她在四年以前

就戴上了这副无框白金架眼镜。那时她很怕照镜子，觉得象个女博士，与肤色白嫩、表情幼稚的面孔很不相谐。如今她已习惯了，因学历和年龄都与这眼镜大致可以相配了。她今年二十二岁，外语学院的毕业生，要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停止了毕业分配，她也许已在外交场合当翻译了。

虽然隔着一层玻璃，但她那有点说不清妙处的目光，仍旧不因有阻碍而变得含糊，直射到那位唱歌的青年军人脸上，凝住五秒钟不动。青年军人感到难为情，领先眨了一下眼睛，启开轮廓鲜明又厚实有力的双唇，表情丰富地笑笑说：

“不好吧？”

“什么不好？是唱得不好还是写得不好？”

“都包括在内。”

“唱的，不要我说了。”湘湘抬起压在琴盖上的左手，用纤长的四指反托着脸颊，轻声而刻薄地说，“我讨厌死了那种轻飘飘的男高音，女里女气的，没有一点男子气。有的人唱歌声音还喜欢抖，抖得又快，象羊子叫，听得叫人担心死了，深怕他马上断气。听那样的人唱歌真是倒霉。男声就要有个男气，声音要有劲，有弹性，喷出去象骑兵一样奔驰向前，压倒一切，冲垮一切。该强时能强，象一头威武的雄狮，该弱时能弱，又象一个温存的……丈夫。强的时候不是咋咋唬唬象草包；弱的时候又不是小里小气象做贼的。声音弱，气儿足，声音强，有控制，这样的唱歌人品行正直，心地光明。这才是才华，这才叫男性，这就是美。”

青年军人知道自己显然是属于后一型的，对她这一褒一贬所含的言外之意也心领神会，得意地笑笑说：

“你太偏见了。”

“是偏见我也要坚持，谁的心正好长在中间？”

青年笑笑，又问：

“那么你看曲子怎么样？”

“曲子……”她想了想说，“倒是挺新鲜的。”

“词儿呢？”

“词儿也是你写的？”

“唔。”

彭湘湘重新把歌单看了一遍，略有所思，重重地放下，叹一声说：

“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反正是见不得人。”

“怎么见不得人？”

“现在除了语录歌，还有什么可以见人的？收起来吧，算了！省得落到别人手里给你找出什么毛病来，到时候还得写检查交代，查思想，挖根子，没完没了。”

青年军人略微有些吃惊，凝神把对方看了一眼，郑重地说：

“湘湘，我发现你情绪不大对头。”

“什么不对头？我每天都是这样。”彭湘湘满不在乎地说着，站起来走到窗户跟前去，皮鞋发出吱吱的响声。

“不，”青年军人更加认真地说，“你不能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文化大革命。当前有些现象看起来确实很左，但要知道，这是因为过去太右了，才有今天的太左。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一切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在两个月以前，我也

和你一样，是这么想，也是这么说。你忘了？那个时候我哪有时间在这里和你弹琴唱歌？破四旧，抓黑鬼，戴着红卫兵袖章冲冲杀杀，忙得很呢！”

“可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消沉？”

“因为发现自己上当了呗！我们成了保皇派呗！发现斗争矛头是要指着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呗！”

“你不能对文化大革命抱这样的态度。这可是大事呀！”

“可我看你呀，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也不见得正确，人家都到北京串联去了，你怎么不去？革命高潮，你躲在我房里弹琴唱歌，好意思？快去吧！赵大明同志，上北京串联去！”

“我可不是逃避斗争，”赵大明自信地说，“我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凡事问个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去呢？不去就不能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吗？大家都一齐拥到北京去，铁路负担得起？我不需要去凑那个热闹，给国家造成困难。”

“你的思想比雷锋还好。”彭湘湘说着，无精打采地坐在沙发上。

“你今天怎么老是这样？”赵大明感到诧异，略微有点生气，不过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主动求和地走过去跟湘湘坐在一起，一本正经地说，“尽讲些怪话，任性的公主！可你要注意呀，你是首长的女儿……”

“首长的女儿怎么样？”湘湘烦躁地把肩膀一扭，摆过头来说，“别提了！连首长自己还保不住呢！”

“司令员？……怎么回事？”

“不该你知道的就不要问。”湘湘站起来走开去。

“不，”赵大明跟上来说，“对我……应该不存在什么秘

密。”

“你怎么啦？你是我的什么人？我干吗都得告诉你？”

赵大明尴尬地笑一笑，不知说什么好，脸刷地红了。

“打听这，打听那，象个特务。”湘湘故意嘟囔着，“想探点消息回去告诉你们文工团造反派，好把我爸爸当成反革命揪出来，你们立功？”

赵大明目瞪口呆。

“到那时候我就是反革命的女儿，你这个革命左派再也不会站到我的钢琴跟前来了。”此话虽然不是现实，她却几乎是含着眼泪说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大明发痴地站着，苦苦地猜测。彭湘湘用异样的眼光望着他，象是要看透他那颗心。渐渐地，那双躲在镜片后面的眼睛，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雾。

“不！”赵大明好象忽然明白过来了，激愤地说道，“你是故意这样说的，试探我，是吗？不过湘湘，我跟你接触，决不是由于你是司令员的女儿。如果你是这样看我，那我马上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了。”说着，生气地拿起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向房门走去。

“站住！”湘湘喝令。

赵大明拉住门扣，回过头来，委屈地又说：“我愿意尊敬首长，但并不想巴结什么人。”说完扭头就走。

彭湘湘急追到门口，拉开一条门缝喊道：“把你的歌单带走！”

赵大明回来了，满脸严肃，故意不看湘湘，拿了那张歌单，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可这时湘湘已经把房门堵住了。

“什么了不起的！”湘湘嗔怪地说，“还没有弄清楚就要脾气了，哼！”

“那你就说个清楚嘛！”

“我能随便乱说吗？都是些党内军内的大事，谁给我乱说的特权？你还是个军人呢，这也不懂！”湘湘责备着赵大明，坐回琴凳上，有点后悔不该惹出这些麻烦来，为了使情绪得到缓和，她弹响了钢琴，悠闲地、漫不经心地，在高音区反复敲着一个简单的旋律，最后扭头说，“来，把你那首歌再唱一次。”

可这时还有什么情绪唱歌呢，莫名其妙的忧伤笼罩着整个房间。幸而院子外面响起柔和的汽车喇叭声，把他们的注意力引开了。赵大明走到窗前，探出半边脸去，向门口张望。

一部黑得发亮的小轿车在路灯照耀下驶进院门，警卫战士肃然挺起胸膛，将左脚往右脚一靠，行了个哨兵的军礼。轿车无声地停在院里，车门随即打开，躬身走出一位穿空军呢制服的军人。虽然头上戴着军帽，而从鬓角仍可看出，他已经秃顶了，稀疏的花白头发已退到耳根后面去。看来他脸色不怎么好，幸而借助于衣领上那两块鲜红的领章，将红光反射到两颊，使他仍显得容光焕发。那领章，过去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两年前，在同样的位置上，缀着一对蓝底、金边、用金丝绣着两颗五星的空军中将的军衔标记。十年前更要威武得多，有金色穗带的大盖帽，金光闪闪的蓝底肩章，穿上那样的将军服，使人不得不挺起胸膛走路，否则就不象样子。现在，他虽然不再穿那种将军服了，而那威严、稳重的军人姿态依然如旧。从他的步伐看不出他已年近六十，甚至比跟在他身后一起上楼的那位瘦高条儿、小脑袋、顶多三十六岁的秘书还要精神

得多。

将军名叫彭其。秘书姓邬，单名一个中字。

司令员和秘书踏着木板楼梯，节奏不变地上到二楼，转个弯，听到开门声，然后是关门声，再然后就静下来了。

“来吧！我们唱我们的。”湘湘为了留住赵大明多呆一会儿，催促他唱歌。

“别唱了，”赵大明却说，“司令员回来了，我得走。”

“干吗呀！象老鼠见了猫。”

“你没见？他神色很不好。”

“不要理他，我们把窗户关上。”她走去望了一眼夜色，轻轻地关好玻璃窗，又将墨绿色平绒窗帘拉拢来。

钢琴响了，头一个和弦就被她弹错，她懊丧地啧了一声说：“哎呀！把我的情绪搞没了。你别跟我罗嗦，快来唱吧！”

赵大明十分勉强地接着前奏唱了一句，唱得很糟糕，湘湘极不满意，两手齐下，在键盘上捶出一个混杂的刺耳的噪音，同时嚷道：“算了算了！你回去吧！等我爸爸死了以后你再回来。”

“你干吗这样？”

“谁叫我是司令员的女儿呢，倒霉死了，话不能讲，歌不能唱，有了钢琴不能弹。你别呆在这里，走吧走吧！”说完又捶了一下琴键，那噪音比刚才更响。

走道上响起登登登的脚步声，赵大明知道大事不妙，忙躲到门边去。

很重的敲门声。

彭湘湘朝房门瞥了一眼，很不高兴。

又更重地敲了两下。

赵大明不得已拉开了门。

怒气冲冲的司令员一步跨进门来，指着湘湘的背，十分恼火地说：“我告诉你……”

“司令员！”赵大明跨出一步，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胆怯地喊了一声。

司令员要说的话被打断了，暂时强压住火气，转脸说：

“你在这里？”

“是！”

“你们文工团上北京串联的人都回来了吗？”

“听说今天晚上到。”

“你怎么没有去呢？”

“我有自己的想法。”

“哦……”司令员很注意赵大明这句话，盯看了他半分钟，好象要跟他说点什么，似乎又觉得不恰当，决定还是不说，仍旧去教训他的女儿：

“我告诉你，你就是不听话，要你读好你的英文，你偏要困在钢琴上，钢琴，钢琴，有屁用！马上锁起来，把钥匙给我！”

“不！”湘湘扭动了一下肩膀。

“不啊，好，你不，你谁的话都不听，娇气，任性，天下第一。哪天我们两个老家伙死了，看你怎么过日子。我告诉你，再听见你弹，吵得神鬼不安，我给你砸烂。”说完，急转身登登登地走了。

赵大明轻轻把门关上，不知所措。

湘湘执拗地嘟囔着：“偏要弹！偏要弹！”在琴上连续插了

两个重叠的属七和弦。

“湘湘！”赵大明走过来说，“别弹了吗，我看你爸爸心境很不好，别惹他生气了。”

“他心境不好怪我？偏要弹！”说着，她以从未有过的快速度，双手并用，弹着直上直下的C大调音阶，急得赵大明在周围转来转去，毫无办法。

又敲门了，可这回进来的不是司令员，而是他的秘书，他手上拿着一把钉锤。彭湘湘只当没有看见，把音阶弹得更快更响。

邬秘书按住琴键说：

“对不起，湘湘，你爸爸命令我把钢琴砸烂。”

“你敢？！”

“不是我敢不敢的问题，司令员的命令，我必须执行，就是错的，也要先执行了再说，这是老规矩。”

“邬秘书，”赵大明走过来说，“司令员到底怎么啦？好象这无名火有点儿……”

“怎么啦？”邬中把手一摊，“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首长的事你也不要乱打听，总有一天会叫你们知道的。”他转向湘湘说，“喂，湘湘，请把手拿开，我要执行命令。”

“太不近情理了，”赵大明说，“怎么能真砸呢！”

“这不能怪我。”邬秘书毫无表情地说。

“呆会儿司令员火气消了，就把这事儿忘啦！”

“那不行，你不知道他的脾气。湘湘，请走开吧！我要动手了。”邬秘书说着，已举起锤子。

彭湘湘沉不住气了，趴在键盘上，大声呼喊：“妈妈！”

喊声刚落，妈妈许淑宜就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太太，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的老太太而已，在她身上有老革命和老共产党员的气质。肤色偏白，饱满而不浮肿，脸部轮廓是湘湘的模子，要知湘湘老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看看这位许妈妈就行了。她穿着一身比较高级但不是新的黑色毛哔叽便装，干干净净。乍看外表，她应该是很健康的人，只有当她走路的时候，才能发现她的腿不大灵便。这是在南泥湾带来的大骨节病，又加上多年积累起来的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所以，她五年以前就不得不离职休养。

赵大明迎上去叫了一声“许妈妈”，便搀着她走近钢琴。

“怎么啦？”许妈妈问。

“爸爸叫邬秘书把钢琴砸烂。”

“你真的就砸？”许淑宜望着邬中说。

“我没有办法，司令员的命令。”

“你走吧，把锤子给我。”妈妈接过锤子。

“司令员会要问我的。”邬中不走。

“走吧，先不去见他，到你自己的办公室去。”

邬中只得走了。

“孩子，”妈妈把湘湘的手臂从键盘上拉下来，“不要总是那么任性，要懂点事了，你爸爸心烦意乱得很，没见他通晚通晚地躺在藤睡椅上，不说一句话，一个劲儿地抽烟？你也不小了，大学毕业，有些女战士十八、九岁就入党啦！你还象小孩子一样。”她忽而转向赵大明，“小赵你入党了吗？”

“我，还没有。”

“要靠拢组织，要求进步。”